

卧龙晏起(中篇小说)

□曾玉仿

(一)

晨光曦微中,雄鸡打鸣,鸟声四起,山村在薄雾中醒来。

中秋将至,晨风掠过,稍有微凉。

“吱呀”一声,柴门开处,走出肩挑水桶手提衣篮的伍婶,赤足走在石阶小路上。

来到小溪边,伍婶先舀起两桶清水,然后蹲在潭边浣衣。水中倒影里,出现了单梅的身影。

“伍婶更早。”

“你也早呀。”

“莫讲,一夜没睡。”伍婶呵欠连连。

“昨晚你两公婆作戏,搞到天光?”

“哪像你,俩佬更好!”

“丑死,你以为还后生哩。”两个女人嘻笑着,忙着手里的活计。

“哎,跟你家仵妹做个介绍好不好?”

“嗨,你做媒人婆信不过,没介绍过好人家。”

“这回是真的啊。”

“哪里人? 什么人家?”

“附城人家。地方环境好,又近在县城。”

“太远喽。地方环境再好又怎么样,也不知道她肯不肯去那地方。”

“你先问问她呗。”

“男方有工作吗? 有文凭没? 大学不敢想,中专起码要有哇。”

“当兵回来的。”

“家庭条件怎么样?”

“有几间砖瓦房。家境一般,过得去。”

“两间砖头屋就不值钱喽。总要有钱才行,没文化又有家底,想娶老婆,难。”

“哎,要求不要太高嘛,总有中意的地方。”

“老实讲,想娶我家仵妹呀,没有三千五千的聘礼,就不要来了。”

“你家仵妹是什么人,谁不知道哇。”

“这个谁都知道,全村人都知道。一个年轻人的声音说道,“等我有了钱,我也上门提亲去! 做伍婶的上门女婿都行!”

“郭树龙! 你说什么呢?”伍婶吼了起来,顺手抓了把泥沙抛过去。

郭树龙嘿嘿一笑,做了个鬼脸,一溜烟跑了。他肩扛着空柴担,锄头,手拿砍刀,咣咣咣朝着深山里去了。

清晨的山坳上,有一个女孩在喊:“龙哥,快点,等你呢!”

“你怎么这么早?”

“我去上山刈绿笋呀。”

郭树龙果然看到,黄玫瑰肩扛着一条两头尖尖的竹担竿,担竿的一头绑着两条草绳还有两圈竹篾,手里拿着一把镰刀,正在山坳路口等他呢。

身材敦实的黄玫瑰,脚上穿着一双旧布鞋,肩挎着一顶竹斗笠。一头短发,白白净净的田字脸,一笑便露出那洁白整齐的牙齿,碎花白底的确良布衫,饱满的胸脯,却掩不住青春女性的活力。

“给你的。”黄玫瑰递过来一个用油纸包着的糯米糕,“昨夜蒸的,我妈叫我带给你的。”郭树龙接过来,说了声“多谢”,便径直折向山坳背面。

太阳爬上山坳时,家家户户烟囱的炊烟已停,正是乡下人吃早饭的时候,伍仵妹挑着一担青嫩水灵的豆角,回来了。

仵妹撸起袖子,挽起裤腿,走路生风,花花点点的泥巴和着豆大的汗珠从姣好的脸颊上流下来,湿透了衣背,前胸。

“仵妹,摘了那么多豆角回来呀。就等你吃饭了,快去把衣服换了吧。”伍婶双手撑着围裙,从厨房出来。

“妈,这豆角吃不了那么多,趁着天气好,晒豆角干吧。”

“好的,我来弄吧。单梅婶娘约好了今天带你去相亲哩。”

“又去相亲,去哪里相亲啊?”

“哎,你先吃饭吃饭。”

“嗯。”

伍仵妹进房间换了件衣服出来,便吃饭了。农家的饭菜是简朴的,一碗青菜,两碗白饭,外加一条咸鱼、一碟酸菜,足够了。饭罢,仵妹便去厨房洗碗。

这时,忽听得门外一阵急促的狗吠。有个焦急的声音在恐惧地呼叫:“狗,狗,狗! 伍婶娘,管管你家的狗啊!”

听到声音,伍婶探出门外一看,只见她家那条大黄狗正在与郭树龙对峙着,不让他过来。当郭树龙对狗吓唬一阵后,企图强行跨进伍婶家的门坎时,大黄狗却从后面追了上来,死死咬住他的裤腿不放,逼使郭树龙停了下来,不敢挪动半步。伍婶喝退大黄狗后,一阵哈哈大笑:“郭树龙,你走错门了吧? 一大早来我家做什么?”

“来你家过中秋节呀!”待大黄狗退下,脱离了危险的郭树龙,卸下了一身尴尬,一脚踏进了伍家的大门。随手将带来的中秋月饼等礼品放在客厅的八仙桌上,“看来,连你家的狗都不欢迎我啊。”

“哪里哪里,过家就是客,哪有不欢迎的。何况你又不是外人,也不是没来过我家,饭都给你吃过不知多少回咯。”说话间,伍婶为郭树龙端上了一杯茶水,“这大过节的,特地上来我家,肯定是有啥事吧?”

此时,郭树龙心静气神了许多,坐在客厅上首,慢慢地从腋下拿出来一个用大红纸包着的大红包,双手捧上给伍婶:“我是来求婚的,这是五千元聘金,我要娶仵妹做老婆!”

“天! 你是发神经吧。天下间那么多女仔你不追去,偏就看中我家仵妹,这不是出你伍婶的丑嘛!”

“婶,我是认真的。自家人好商量,别人家不行。”

面对着郭树龙出人意料的举动,伍婶面露难色,一时怔怔的,不知说什么好。虽说她贪钱,想抬高身价让女儿嫁个有钱人家,但没想到这郭树龙却给她来了个这样的玩笑,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让她非常尴尬。

正当伍婶为难之际,伍仵妹拎着一把菜刀从厨房里冲了出来,满脸怒色:“郭树龙! 你也不对着臭水沟照照样子,你配吗?”顺手抄起郭树龙送来的那包钱,往门外一扔,那钱便被扔在了门口的臭水沟里,“滚! 我不想见到你!”手里那把晃动的菜刀,一闪一闪闪着寒光。吓得郭树龙一阵寒噤,赶紧拔腿就跑。早知道伍仵妹好难搞,但

不知道这么难惹,这回,郭树龙着实领教了。

郭树龙刚走开,伍婶便怯怯地问:“仵妹呀,单梅婶娘约好去相亲的事,还去不去呀?”

“相亲相亲,还去个鬼呀!”仵妹将手上的菜刀一丢,躲进房间去了。

这时,伍婶忙去门外,弯腰从臭水沟里将那包钱捡了起来,喃喃着说:“哎,这事让郭树龙闹成这样,前世造的孽哟!”

这郭树龙父母早逝,打从十多岁起便单身一人,吃的是百家饭,穿的是百家衣,向来靠政府的救济过生活,村里免费供他上学,读完初中便辍学回家务农,是村中人尽皆知的“穷骨头”。早已有人打赌,假如郭树龙娶上了老婆,愿给他提三年鞋。

这几年,他凭一个远房亲戚介绍,竟然跟县里一个什么根雕工艺厂订下合同,包揽下一桩挖树头、树根的差事。说来奇怪,这工艺厂不要别的什么东西,单要找些造型奇妙的树头树根,越是稀奇古怪的越有用,只要你挖到一盘怪样的树根,无论大小轻重,工艺厂的师傅便可以根据各种造型模型,雕刻成或龙飞凤舞或仙鹤展翅一类精致的工艺品,然后运往广州或是出口供洋人欣赏。郭树龙生就一股蛮劲,终日往深山里面钻,专挖一些奇形怪状的树桩,每天弄几个树头树根交到工艺厂,就可以换几十元的票子,着实划算。村中有人粗略估算了一下,郭树龙一年至少可收入一万五千元。而且不用花本钱,更不用担心有什么风险。这在粤北山区农村来说,那是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细细想来并不奇怪,自改革开放以后,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广大城乡发生了多少新鲜的事物,有多少穷乡僻壤成了万元户村、电视村;有多少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成了致富能人? 当然,对于郭树龙的迅速致富,村中也有人红了眼,但有什么办法? 那个工艺厂的人硬说,只认郭树龙的树根,其他人的概不要。

郭树龙发了财,想法也就多了起来,竟然也想到要娶一个老婆来。

这时候的郭树龙本来非常羡慕朱欢喜。朱欢喜是工艺厂的收购员兼出纳员,很有风韵的一个女人。因为他俩经常打交道,比较熟悉了。每每交完货之后,朱欢喜便带郭树龙去家里喝茶,她的住所也就在收购站的旁边。有时候,郭树龙也会为朱欢喜带些青菜鸡蛋之类的食物。郭树龙非常渴望得到女人的爱,一个单身汉又正是精力旺盛的年龄,怎会不春心萌动呢? 有时候在朱欢喜的洗手间里看到女人的内衣用品时,他会情不自禁地捧起女性胸罩捂在鼻尖上吸上几口气味,神情陶醉……而朱欢喜是个有夫之妇,好似也觉察到了什么,便开始慢慢疏远着郭树龙,不再那么热情了。

黄玫瑰看到郭树龙经常去朱欢喜那里喝茶,便嘲笑她:“龙哥,想追女仔呀! 看来狗想猪肝肾,不现实啊。”郭树龙脸上红红的,说:“不关你事,莫管那么多。”“你呀! 有人管也不行的。”

此时的郭树龙虽然有美好的

幻想,但也有自知之明,经黄玫瑰这么一说,也觉着他与朱欢喜铁定是无缘了。又想到,像他这样一个靠救济长大的穷光蛋,一个年届三十的单身汉,如今居然也富了,竟然也要去讨老婆,这不是破天荒的事吗? 真是懒蛤蟆想吃天鹅肉哩。

但他又心有不甘,从此暗自发誓,他不但要娶老婆,而且还要娶一个无人敢娶的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村中的“天价姑娘”伍仵妹!

你看,这一大早,他穿得斯斯文文,胡子刮得光光的,然后,将五千元钱用大红纸包了个大红包,掖在腋下,便直奔伍婶家。若是两厢情愿倒也无可非议,偏是他郭树龙横竖不知好歹,未曾想竟然捅了蚂蜂窝! 此时的郭树龙,天鹅肉没吃着,反倒被姑娘家臭骂了一顿! 回到家后,饭也不吃、水也不喝,便一头倒在床上唉声叹气。想想他奔波了半辈子,挣扎了半辈子,好不容易在将近而立之年有了钱了,可以成家立业了,却娶不到老婆。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可是钱也不是万能的哩。在苦苦的冥想中,他心里好痛苦啊! 就这样,蒙头睡了过去。

这伍仵妹,已是二十五岁的人了。初中毕业之后,一直在家中的责任田里做“泥水工”。她不高不矮的身材,胸部丰满,黄蜂细腰,走起路来体态轻盈,细柳摇风。更引人瞩目的是生就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弯弯的柳叶眉,白嫩的鹅蛋脸,笑起来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真好着。姑娘不仅才出众,而且心也灵、手也巧。那一年早造,全村家家户户的禾苗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稻瘟病,唯有她家责任田的禾苗长得特别好,谷串饱满壮实,硬是拿下了亩产千斤的好成绩。连村中最有耕田经验的松叔公都伸出大拇指夸奖说:“仵妹有能耐,谁能娶到她,那是三世有福。”

一天,已落选村支部书记多年的郭荣昌,当着伍婶的面说:“如果不嫌弃的话,叫仵妹嫁给我家阿苟也行啊。”伍婶说,“阿苟也曾向仵妹求过婚,可仵妹看不上阿苟,有什么办法?”此时,仵妹正好挑着粪桶出门,听到他们两人说话,便话里有话说了句:“哪里来的阿猫阿狗,那么臭!”弄得郭荣昌一脸的不高兴。待仵妹走远,郭荣昌冷冷地说了句:“俗话说,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你受苦的日子还未到哩。”说罢,便无可奈何地走开了。伍婶本来想说,你家阿苟不配呀,但话到嘴边还是没有说出来。

伍姑娘在选择对象的问题上,条件苛刻,要求特高。千挑万拣,百挑不中,慕名而来的求婚者,一个接着一个,犹如过眼烟云;但她眼下仍未能找到如意郎君。加上她母亲一向视她为掌上明珠,总喜欢在人前称道:“我家仵妹呀,没有三千五千元聘礼,是休得谈的。”久而久之,仵妹便成了无人问津的“天价姑娘”了。这几年,靠“皮包公司”发了点“露水财”而找上门来高攀的“富翁”倒有几个,但都经不住仵妹的几番严格考核,一个个高兴而来败兴而去。

岁月易逝,青春短暂。渐渐地,无情的五线谱已开始悄悄地爬上了“天价姑娘”的脸上,伍仵妹心里也开始忧心忡忡地慌乱起来。

没想到,郭树龙这样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光棍,竟郑重其事地向她求婚! 要出高价钱娶她! 这使伍仵妹震惊了,她觉得受到了极大的污辱。郭树龙被她赶跑后,她躲进房间大哭了一场,哭喊着:“我要的是人,不是钱啊!”

待她哭闹完了,安静下来后,伍婶想起来前几天应承了单梅的事,便赶快去单梅家,将相亲的事辞了。

过了大半天,待她返回家中,却不见了仵妹的人影。心里一惊,忙乱中,她跑到门外,见人便问:“看到我家仵妹了吗?”刚好碰到放牛回来的松叔公,他说:“刚才远远看到有个人往东江河那边去了,有点像仵妹。眼花,没看清楚是谁。她怎么啦?”“糟糕,要出大事!”伍婶急奔江边。

东江河,江面平静,水静静地流淌。在河边,却发现了一双被丢弃的白色塑胶凉鞋,有一只还脱了鞋跟。伍婶认出来了,那正是仵妹早上穿着的那双鞋。伍婶心里一沉,“仵妹跳河了!”

洪灾刚过,江河水流急湍,尸体一时是找不到了。伍婶回到家后,撬开了女儿生前用过的梳妆台,在抽屉里发现一张伍仵妹写的字条:“郭树龙,不要脸! 你今天好歹毒呀,我以后不是要被人耻笑了吗?”伍仵妹的母亲当即把这条子交到了派出所。

下午三时左右,派出所来了一胖一瘦两个人,不由分说把郭树龙抓走了,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便被懵懵懂懂地关进了拘留所。

看守所里,只见郭树龙蹲在墙角一声不吭,两眼闪着怒火,看来是有不白之冤呀!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竟然弄巧成拙了,还惹上大事了! 伍仵妹竟然因为他去上门求婚而跳河自杀了! 他不知道事情会出现这样的结局。而他,却成了一个杀人犯了! 他恐慌,他恐惧! 这世界,太可怕了,他不知道,等待他的,会有怎么样的惩罚! 他语无伦次地说:“我有罪! 我有罪呀!”

第二天上午,当派出所那位胡子拉碴的胖所长打算提审郭树龙的时候,门外却走来一个面带病容的青年女子要求探望郭树龙,问她是哪里人,又是他什么人时,她只说见了就知道。许是他家中什么人吧? 无奈,只得叫她在会客室待着,再把郭树龙带出来。

“郭树龙出来! 你亲属要见你!”

“我一个单身汉,哪来亲属? 不见不见!”

“不见也得见,出来!”郭树龙只好迈着沉重的双腿,擦拭着呆滞的双眼出来了,抬头一看,不由两眼发直,死死地看那女子。

“你?”

“我,我来看你。”她喃喃地说。

“你、你你、你你你……”郭树龙惊恐着往后退,狂呼着:“你是人哪,还是鬼呀?”然后一溜烟跑回了拘留室。

派出所的人被弄得莫名其妙,为什么这姑娘的到来,却使郭树龙魂不附体似的? 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不能怪他。”年轻女子说,

“全是我把他吓的。”说着“哇”的一声,低下头,双手遮脸泪水长流。这年轻女子是谁呢? 原来她是伍仵妹。

她不是跳河自尽了吗? 难道没有淹死? 原来是,她命不该死。

当她从昏迷中醒过来时,发现已躺在医院里,医生告诉她,是一位好心的放鸣人发现了她,并把她救起,然后拦住一辆拖拉机把她送到医院。今天一早她觉得舒服多了,便步行出院。路上,听说由于她的投河,特别是她写下的一张纸条,连累了一个“万元户”进了冤狱;她猜想,一定是郭树龙了,也许只有我才能解救他,为他洗清不白之冤了。于是,便径直朝派出所走来。

不料,刚才,郭树龙把她当成鬼了,吓得屁滚尿流。

当郭树龙终于明白了怎么回事时,心里突然涌出一股苦楚,想不到上天竟然在眷顾着他哩,原来伍仵妹没有死,她死而复生却还惦记着他,晓得来派出所解救他。说明她心里头还是有他,她一定会原谅他的唐突求婚。上天不负有心人哪!

从派出所出来,郭树龙看到伍仵妹赤着双脚,便拉着她去商店买了双塑料凉鞋。

伍仵妹这才想起来,昨天她投河自尽之后,凉鞋是没有了。身上的衣服倒是在被救起送往医院后,换了身不知道是谁的衣服。也许是哪位好心的护士的吧。

看看天已过正午,俩人便去“不夜天”餐厅吃了顿午餐。然后,一前一后从圩镇上出来,拐入乡道,便躲进了分水坳上那座茶亭。此时偏偏又下起了雨,雨不大,但一时半会也不会晴。于是,两人便坐在一起,东一句西一句闲聊起来。

“我说你怎么那么傻的,年纪轻轻怎么舍得去跳河寻死,还害得我坐班房。”

“我是一时糊涂,急昏了头,没想那么多。你不也是个大傻瓜! 有钱娶老婆,也不去找个靓妹,偏要跟我过不去,存心害我哩。”

“我寻思,你会喜欢我呀!”

“我怎么会喜欢你! 一个穷光蛋。我嫁了你,不是要遭人耻笑吗?”

“我以前虽然穷,但我正在努力改变。”

“吹牛皮。”

“不是吗? 只要我能吃苦肯干事,白手起家,一切都会好起来。”

“那倒也是……”

在这秋风细雨的山坳上,在这静寂无人的茶亭里,两个人忽然就有了说不完的话题。

说话间,伍仵妹时不时还会歪着头侧着脸回看一下郭树龙。中等个子,国字脸,鼻梁挺直,清癯的脸上双目有神,且透出几分精明。而在这时伍仵妹的眼里,郭树龙倒也是挺英俊的。

郭树龙第一次和一位女性靠得这么近,又是心仪已久的爱慕之人,不由在心里头生出了无尽的幸福感,而从伍仵妹身上散发出来的青春女性的体香,又是令他那样陶醉。他想,如果就这样一直陪伴在她身边,那该多好啊!

下转 B2版

○责编/永霞 主编/吴丹 校对/燕城

